

蝸牛與我

祖父常說「人生在世，每個人都得工作」，童年時代我的重要工作就是「拾蝸牛」。

為了那些整天在池塘玩水又貪婪好吃的鴨子們，我得起個大早，連假日也不例外，但是，……。

人 生在世，每個人都得工作」，這是祖父常說的話，如果有人抱怨，說什麼住在山裡太辛苦，祖父就會接著說：「住在山裡，沒什麼不好，我們都是有福氣的人，只要大家努力打拼，就會有出頭的日子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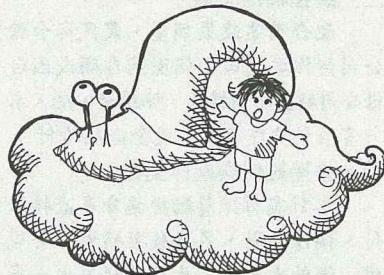
沒有鄰居，我不知道五歲的我是否應該做事，或應該做什麼事。我所知道的是，大人們，包括父母、祖父母，每天都忙得很；有一大片的田要耕，一整座的山要種。祖母把採收來的水果挑到街上去賣，每次回來都快中午了，哥哥們大清早出門上學，要到天黑才會回家來。

我甚至也不知道，五歲的小孩該受到多少呵護。我只知道大人出去的時候，我要照顧那個愛哭的妹妹。祖母上街前總會一再的叮嚀：「不要玩火，如果房子燒掉，就沒地方住了。如果乖乖的，阿婆會買糖回來給你吃。」我知道阿婆一定不會騙我的，第一個理由是，她不在時哪會知道我乖不乖，第二個理由，阿婆不像阿公每次出門都跟著說要買「妄想」給我吃，結果什麼都沒有。

中午時分，媽媽洗完衣服，又挑滿了一大水缸的用水，祖母回來了，買了豬肉和一大袋的紅

糖，抽掉包裝的棉線，裡面真的全都是糖，祖母挑出一團結塊的糖，說是給我的獎賞，我好喜歡糖的甜味和焦味，也更喜歡那種獨享的滋味，因為哥哥不在家，妹妹又不會跟我搶。在我的品味裡，有包裝紙的糖果和沒包裝紙的糖，其實是一樣的美味。

日子一天天過，我也一天天長大，我慢慢知道身為這家一份子，事實上還有很多的事要做，除了照顧妹妹以外，媽媽也會叫



我掃地、擦桌子，自己的事要自己做。可是我不瞭解，為什麼工作越來越多，獎賞反而越來越少，媽媽卻說我已經不是小孩了，長大的小孩不但要做事，也要懂事。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又多了一項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要拾蝸牛給鴨子吃。我所知道有關鴨子的事只有兩件，第一，它們整天都在池塘玩水，不像我們都要工作，第二，一回到家就要吃，尤其喜歡吃蝸牛，沒東西

吃就會呱呱的叫，好像在抗議。媽媽告訴我這件工作很重要，因為鴨子不吃蝸牛就長不大。

拾蝸牛的時間規定在傍晚，媽媽告訴我蝸牛怕熱，不會在大白天跑出來。裝蝸牛的籃子到處都有。問題是二十多隻鴨子要多少隻蝸牛才餵得飽，很難計算。在我最簡單的頭腦裡，我想一隻鴨子吃一隻蝸牛，應該就很多了，也很公平。找蝸牛的事難不倒我，因為蝸牛喜歡在哪裡出沒，我大略已有概念，再說，沿著路走，總會遇見幾隻正在過「馬路」的倒楣鬼。如果沒有，我就會想到媽媽種的菜鮮嫩多汁，蝸牛一定很喜歡吃，到菜園去捉總沒錯。這些可惡的的蝸牛竟敢吃我媽媽種的菜，被我捉到，算它活該。

提著蝸牛回家，媽媽從廚房走出來，直誇獎我能幹，我一高興就忘了累。媽媽把蝸牛拿到蓮霧樹下，放在一塊舊砧板上，用柴刀剁碎，做成鴨子的晚餐，鴨子一聽到聲音，就自動跑過來，連殼帶肉，一掃而空，貪婪得連一粒粒黃色的卵都不會遺漏，起先我還百思不解，那鴨子的胃，難道是鐵胃，什麼東西都能消化，也不怕刺到喉嚨。後來我看到鴨子甚至把整顆的田螺一口吞下也不當一回事，才知道鴨子是有真本事的。媽媽也訴我，鴨子吃了蝸牛，生出來的蛋很硬，掉在地上都不會破，可以做鹹蛋。

每次我想幫媽媽剁蝸牛，媽媽都不肯，她說怕我剁到手。有一次趁媽媽在忙的時候，我拿起柴刀，學媽媽先用刀面把蝸牛殼拍碎，再用刀刃剁肉，結果發現實在不容易，因為蝸牛肉又黏又

勒，不容易剝斷，柴刀又很重。更糟糕的是，鴨子很沒耐性，等一下都不行，我還沒剝好，它們就一擁而上，好幾隻鴨子搶一隻沒切斷的蝸牛，拉得很激烈，沒搶到的又眼巴巴的望著我，我怕再剝會剝到鴨嘴巴，不敢再剝。媽媽聽到鴨子呱呱叫，從屋裡跑出來，看到我被濺得一身的蝸牛汁，氣呼呼的叫我自己洗衣服。

放假的時候，哥哥們不用上學，但是爸爸可沒這麼好心讓他們閒著，有人要負責牽牛去吃草，有人要幫媽媽到很遠的地方去挑水，我還是得拾我的蝸牛，不過我覺得拾蝸牛還是比放牛、挑水的事有趣得多，因為那牛在專心吃草時走得很慢，簡直就像蝸牛一樣，而且好像永遠吃不飽，而你必須要看著，不能做別的事，不能嫌無聊，要不然一不注意讓牛跑到田裡吃了蕃薯葉，包準會挨一頓罵。說到挑水，就更可憐了，錫桶的擔子又重，路途又遠，水缸又大又深，要挑很久才會裝滿。

而且，拾蝸牛有時會碰到大驚奇的事，像路上行走的蝸牛，迎面碰到好久不見的朋友，常常會停下腳步，不怕見笑的相互糾結親熱起來。也有小蝸牛跟著大蝸牛，排著隊走的。有時還會遇到天霸王尺寸的蝸牛，我想這一定是很老的蝸牛，殼又這麼漂亮，把它敲碎餵鴨子，實在太可惜，因此我就偷偷的藏起來，放在屋後，然後到廚房抓一把鹽巴，撒在它的嘴巴裡，沒幾天蝸牛就死了，裡面的肉縮成一團。等它爛掉，清洗乾淨，我就有了一个特別的大貝殼，連我哥哥都很想要的，放在耳朵邊可以聽到

嗡嗡的聲響。

我喜歡下雨天，因為下過雨的黃昏，拾蝸牛最輕鬆了，到處都可看到滿地沒方向亂爬的蝸牛，有的甚至還爬上了籬笆。這時不用跑到田裡，光是在院子裡拾的，就足夠讓一群鴨子吃到脖子都鼓鼓的，雨後的蝸牛真是傾巢而出呐。可是一到冬天就不同

道該去哪裡挖。

餵過鴨子，我的功課總算圓滿完成，哥哥們也回來了。很可惜哥哥晚上還要做功課，不能陪我玩，真是無聊。我有事沒事就走到哥哥的書桌邊，看他讀什麼書，我發現哥哥很用功，寫作業一邊寫還要一邊唸，說什麼一隻蝸牛爬竹竿，白天爬高三公尺，



了，連要找到一隻都很困難，我本來以為蝸牛不是凍死，就是餓死了，但是哥哥告訴我說冬天蝸牛會躲起來睡覺，叫做冬眠，自然課本有寫。真的是，有一次我跟媽媽到田裡挖蕃薯，居然從土裡挖出一個蝸牛來，嘴巴閉得緊緊的，上面還黏著一層半透明的蓋子。沒有蝸牛可檢，鴨子們就只好將就著點，改吃素吧。如果想吃蚯蚓的話，要問我哥哥才知

晚上又倒退一公尺。我不明白，為什麼哥哥的功課裡也有蝸牛，算蝸牛做什麼呢？蝸牛又為什麼會在晚上倒退走呢？是不是蝸牛也要睡覺？蝸牛也作夢嗎？

沒有人給我答案，我只好帶著疑問進入夢鄉，夢裡有一道彩虹，穿過老楓樹的枝梢，橫跨過寬闊的山谷，我坐一隻特大號的蝸牛背上，走過田園，望著逐步接近的彩虹，蝸牛與我都同感興奮。鄉